



荆中林著

一聲天命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笑死人
笑死人

笑死人



荆中棘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 涛
封面装帧 杨德鸿

一笑之余

荆中霖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281,000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08--02379--4/I·43

定价 19.70 元

序

王元化

荆中棘《一笑之余》即将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荆中棘是束纫秋同志的笔名。

我与纫秋结交是在抗战初期的上海。那时我们两人还是二十上下的青年。纫秋在党领导下的银联从事革命活动，参加了《职业生活》杂志的编务工作。他在这个刊物上也发表时论性的短评。他还利用职业和革命活动以外的有限余暇进行文学创作，竟然写出了一篇中篇小说《投机家》，用的是越薪笔名，后来他就常以这笔名发表文章。这个中篇描写了孤岛金融界的形形色色。小说一发表就引起了人们的瞩目。王任叔十分重视这篇小说，特地写了评论加以推荐。当时孤岛上虽然已经有了一些文艺杂志和副刊，但有份量的文学作品还十分罕见，一位业余作者竟然出人意外地发表了这样一篇作品，自然引起大家的关注。不久，纫秋调到文艺界来了，我和他见面的机会自然也随之日益增多起来。我们一起参加文艺界的座谈会，一起参加文艺通讯活动，一起为我们自办的刊物筹钱筹稿，一起谈心并交换各人的文学见解。但孤岛时期没有维持多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占领租界，上海顿时陷入黑暗之中，饥饿、封锁、凌辱、恐怖……抗日活动转入地下，各人只在自己的范围内活动，座谈会取消了，刊物

不办了，不是工作需要的来往切断了，犯忌的书籍自行焚毁了。我们必须遵守地下工作的原则，甚至必须牺牲自己的爱好和读书的兴趣。一年、二年、三年……艰忍着、苦熬着。我们充分尝到在敌人刺刀下丧失家国之苦。在这漫漫长夜中，我相信纫秋并没有气馁。我们没有在敌人施加的磨难下失去信心，失去人的尊严和道德理想。我们也没有失去从事文学创作的强烈渴望。我们相信抗战会胜利，我们会有重新拿起笔的一天。果然，长期压力下所积蓄起来的活力，当胜利终于到来时，就像熊熊岩浆从地下奔突出来了。那时他有一个短篇《节日》发表在魏金枝主编的《文坛》上。小说的题目恰恰与胜利机缘相会，被排在杂志的第一篇。但这篇小说并不是描绘胜利的即景，而是写一个青年小职员在胜利前夕的内心世界。他在节日中，满怀喜悦，早上起来打算快快活活过一天，作为长时间机械生活的调剂和补偿，可是时间一点一点流逝了，他始终在大街上盲目地踯躅着，一无所得，一天就这样白白地糟蹋了，他心中最后剩下的只是空虚和惆怅……作者没有用一个强烈的字眼，而是以淡淡的哀愁，去表现在节日中那个普通小职员的心理和悲欢。我很喜欢这篇隽永而深刻的小说，至今还留下了鲜明印象。它不仅是纫秋文学创作中最好的一篇，而且也是胜利初期难得的佳作。可惜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评价。纫秋似乎对于美国作家O·亨利的短篇小说最为服膺。亨利的作品以精练见长。根据我的浅见，纫秋撰写短评时似乎也受到他的某些手法的影响。这从这本《一笑之余》即可见到。这些文章短小精干，生动泼刺，在读者中颇有些反响。前人有以文入诗，今人有以杂感入诗，而纫秋援亨利写小说之法以入文，这都显示了一种独创性。独创性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文学意义。亨利在写短篇时是取各种复杂生活线索交叉在一起的焦点，故篇幅往往仅有一二千字，笔墨虽省，而内涵却极为富饶。这需

要眼力，也需要机智。这种才能在短篇小说中还比较容易发挥，但在一篇专讲道理的短评中就比较困难了。我觉得幼秋放弃写小说总是一件憾事。当朋友们希望在《节日》以后，看到幼秋的更多的同类作品，正在翘首以待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幼秋戛然中止，没有再继续写下去了。幼秋以后所写的几乎都是短评。也许是由于他的工作需要和时间限定只得如此罢。但幼秋现已退下，有充裕的时间，可以优游适会从容命笔了。既然老朋友可以无话不说，我就利用为本书写序的机会，再次呼吁：希望老东贾余勇，再接再厉，继《节日》之余绪，写出更多更好的短篇小说来。

·九九六年七月五日写于清园

目 录

序	王元化
过于执	1
脸上贴金	3
活画“人情”	5
甘为虫食	7
闲话“山海经”	9
录音机的奇用	11
纪念品莫当遮羞布	13
赔了夫人又折兵	15
看病和办事	17
三百六十二行	19
绝妙的小丑戏素材	21
杀鸡用了牛刀	23
生旦净丑末	25
请公公们勿来凑趣	27
台湾趣事	29
逼吃	31
吃大锅药的故事	33
没有心肝	35
替足球赛算命	37

假如有狗做邻居	39
靠风景吃饭	41
牵着鼻子走	43
求输怕赢	45
白湖两公差	47
雅贼也不好当	49
“雅”事不妨“俗”做	51
许书记是“硬”还是“软”？	53
“洗脑筋”的故事	55
谁来睡这口好棺材？	57
“秀才”告状	59
“哭笑不得”两题	61
“昏昏”新解	63
捉鬼要捉活鬼	65
胡须和尾巴	67
你见到过“太岁”爷吗？	69
从“乏味”到“有味”	71
一笔算给活人听的死人帐	73
生活比漫画更“幽默”	75
无赖哲学	77
猫狗何以有“靠山”？	79
电老虎果然吃“肉”	81
“评优”还是“评游”？	83
“捉刀”公司	85
死后“贪污”案	87

茶点“分居”记	89
“喜相逢”	91
“进口”的新娘发人愁	93
何处最宜打瞌睡？	95
可惜忘记自己	97
要做“桃花源”中人？	99
党政工团“董”	101
卑别林遇到的“滑稽事”	103
倒了楣的“关达娜……”	105
造假药的“理论家”	107
“被遗忘的老人”	109
另一出“探亲相骂”	111
一帖苦药	113
圣诞老人的难题	115
抽烟不算文化高	117
“亭子间”里的文明	119
脏官轶事	121
“僚娘”和“那娘”	123
“虽死犹生”	125
小偷的“总结”	127
向“厕所协会”取经	129
放心地安息吧	132
外国人开会吗？	134
微妙的“战略”转移	136

爱滋病也有“好处”.....	138
“洋盘”的写真.....	140
有一种全国通用的“废票”.....	142
钢琴热种种.....	144
莫“揩油”.....	146
一幅鸡犬升天图.....	148
三个和尚没.....	151
订报奇闻.....	153
礼多人也怪.....	156
再说“礼多人也‘怪’”.....	158
“迷信设计院”.....	160
多余的话.....	162
钱多了怎么办?	164
行宫改成婚礼宫.....	166
可惜少只书橱.....	168
坐主席台的味道.....	170
谢谢这只死老鼠.....	172
“官倒”和“大害”.....	174
吃蝎子.....	176
人们怎样看“赞助”.....	178
雷锋“出国”了.....	180
“浆糊官”.....	182
大经理的“海口”.....	184
茅台酒“失宠”了?	186
怕剃头.....	188

外国人也讲“养不教，父之过”	190
“秀外”还应“慧中”	192
谁不“合算”？	194
报销奇闻	196
“截”富济“贫”	198
日本的“过劳死”症	200
冷点好	203
莫斯科的“趣事”	205
吃垮对手	207
 会会会	209
小事化大还是小事化了	211
发廊“杀手”	213
缉毒贩毒	215
“钓官鱼塘”	217
影后今年八十一	219
“滚雪球”	221
“塑”人的行业	223
钞票的歪用	225
人怎样变成机器人？	227
“可怕的”大熊猫	229
“新的鸦片战争”	231
钟和表的故事	233
鞋底和鞋后跟的轶事	235
“带头羊”的故事	237
 铁匠 木匠 瓦匠	240

临时抱“孙”脚	242
天上人间	244
此事敢否争先“引进”?	246
脚下风波 此伏彼起	249
“近来收到的请柬少了”	252
明星并不耐看	254
空心大佬倌	257
月饼的“异化”	259
收藏家变“收赃家”	261
说说“气管炎”	263
知识竞赛应让愿者上钩	266
“形象出售”	268
“精品”——猪耳朵	270
谁是“烦闷”冠军?	272
莫斯科新开爿“跳蚤市场”	274
“禁”瓜子	277
送礼人为何这么“贱”?	279
致“顺手牵报”人	282
“空头支票”大王	284
“挂在半空中”的滋味	287
“精品墓”	290
公安局长在小偷手里“失风”	293
不算是找错了门	295
替珍贵动物找“过房娘”	297
狗与总统	299
耶稣堵车	302

喝水和撒尿	304
礼品地摊	307
粉丝充鱼翅	309
靠吊孝也能名利双收	311
“鸡”和“鸭”的故事	313
图章阵里又添“生力军”	315
“返祖现象”?	318
鼠权赢了人权	320
怎样看“星星”?	322
“吃”勿消	324
大可编本“不合理收费项目”词典	326
“头街事业”也大可“开发”	329
“迎狗”	332
上海阿有条“展览馆路”?	334
“亲自”闹出来的笑话	336
“死人”怎样看活人?	338
屁股将要露在广告上	340
“四不像”局长	343
此处也有“开会迷”	346
有趣的数字迷	348
卖空气	350
公厕新闻	353
一副好春联	356
BP机挂在牛身上	358

土地爷的代言人	360
如此“游戏”	362
骂“狗”	364
“狼”和“伪君子”的搏斗	367
这位书记好不好?	370
“上饭吧”的笑话	372
随心所“浴”	374
“超生游击队”	376
笑话从何而来(代跋)	379

过　于　执

据说，某地有关机关里对一件案子展开了争论。事情起由于一位女杂技演员中途遇暴，她虽然飞脚踢掉暴徒的匕首，踢倒了暴徒，但仍被暴徒紧追，不及敲门，便破窗避入一户人家。不料却误踏窗内床上一位老年妇女的右腿，造成粉碎性骨折。肇事暴徒后来虽已就擒，但这位女杂技演员也被起诉，有的说应对她追究刑事责任。理由是：

- 一、她有功夫在身，应当采取正当防卫手段，制服罪犯。
- 二、对于破窗而入造成老人家终身残废，这位女演员应有预见。应有预见而未能预见，责无可辞，因此主张按“过失伤人”论刑。

听到这条“新闻”，感观有点矛盾，即既感立论严肃，又觉得要不禁失笑。因为照此说来，这位女杂技演员当时只有三条路可走。

第一条，恭敬不如从命，甘受暴徒污辱。看来不可能。

第二条，抵抗到底，不允许逃避。而且按照一种意见，由于“她有功夫在身”，所以不但“应当采取正当防卫手段”，还要“制服罪犯”。我们不知道这位杂技演员是否有锦毛鼠白玉堂或一丈青扈三娘的本事？但至少发表这样主张的同志，对她是如此估量推理的；可能他真是熟读《三侠五义》之类的武侠演义小说的。

第三条，如果这位女杂技演员果真打不过暴徒，被迫落荒而走时，遇到有个藏身躲避之处，也应该轻叩柴扉，叫声“开门来”，

· 情商避难；倘欲情急跳窗，也该先进去调查一下，看看窗边有无卧人，以防失误！

否则，就要冒被“秉公”判刑的危险。

这里不由令人想起了过于执，他可是《十五贯》里一位著名的推理大师哩！

幸亏过于执的执着判案法终于被善于调查研究，详细具体分析的况钟推倒了。这件案例里的“功夫论”和“预见论”也未能成立，最后还是一致认为，根据刑法第某条的精神，女演员不负刑事责任，给老奶奶所造成的损失，应由肇事罪犯承担。这才叫“冤有头，债有主”嘛。

(1982年1月27日)

脸上贴金

脸上贴金，也叫做“朝别人脸上贴金”；“朝自己脸上贴金”。

在实际生活里，尽管有些人爱财如命，但谁也不会把金子或钞票贴到脸上去的；除非是《水浒传》里那种充军发配，才有脸上刺金印的事。不过也可相信，那也不会是什么真金真钞。相反越是爱金银爱钱爱钞的人，倒越是装穷，“此地无银三百两”，从另外的意味上说，倒成为越是拥有金银，却不愿在脸上贴金露白者的写照。当然，从内心上讲，有金有银有钱有钞而又真不想夸耀于人的，那又不存在；否则这些人贪财爱钱又所为何来？总之爱财者的心往往矛盾而又变态，这且不去说它。

现在，且说当今倒真有一件脸上贴金的人和事，他就是四川省石柱县某中学副校长、党支部副书记李同志（所以还称他同志，只因县纪委经调查，只及时作出撤销其党支部副书记职务的处理决定，并未见其他处分，只好按此口径称呼）！

这位副校长、副书记近来干了一件“贴钞票”的事，略引如下：去年十一月，他为女儿结婚，摆酒四百四十桌，请客三千五百多人次，共收礼金一千八百多元，礼品达二千四百多元。他为这场婚事，早在去年二月就开始准备酒肉粮菜，四处请人参加婚礼。那天，有七个公社的人来贺喜。有的人为了显阔气，用五元一张的人民币共三百二十元，排成“之子子归”、“恭贺”、“囍”等字贴在红纸上，送给他。在鞭炮声和音乐声中，贺客从下午二点吃到黄昏，次日又从上午七点吃到近午。群众对李的这种败坏党